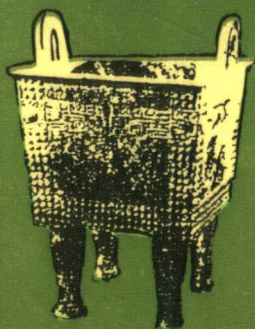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哀賦注釋

〔明〕夏完淳 著 王學曾 注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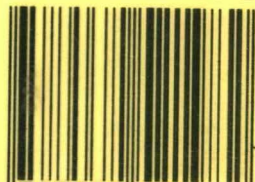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I · 1112 定價: 14.30元

ISBN 7-5325-2198-2



9 787532 521982 >

2-437/065
1/2

〔明〕夏完淳 著
王學曾 注釋

大哀賦注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大哀賦注釋

[明] 夏完淳 著

王 學 曾 注釋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每冊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56 1/32 印張6 插頁4 字數48,000

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000

ISBN 7-5325-2198-2

I·1112 定價: 14.30元

I222.4
4

183

序

柳無忌

數年前，我爲先父編訂《柳亞子文集》之一《南明史綱·史料集》時，對於從未涉獵，更說不上研究的南明史，曾做了一番「善性」的補習，發現有好幾位我認識的同事與友人，如前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鄭天挺，重慶中央大學的汪辟疆，我在清華學校肄業時，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讀書的謝國楨（剛主），以及近年來在江蘇社會科學院的白堅，都是南明史研究的卓越學人。

白堅的《夏完淳集箋校》（一九九一）出版後，我曾訂購數十冊，贈送國際南社學會的會員。遠在德國斯圖加特 Stuttgart 城的社友王學曾，讀後甚感興趣，並為夏集中的《大哀賦》作了注釋，日前他馳函相告，說此稿將付印，出單行本，囑為撰序。這兩位社友中，我與白堅為一面之緣的舊交^①，而與王學曾却為通信甚勤的新知，有了此段文字因緣，我樂于撰文為我們的友誼留下一頁紀念。

南明史研究，肇始于二十世紀初年的江南地區，當時含有政治意義，以南明史實為革命鬥爭的宣傳工具，激起反滿復漢的思想情緒。南社創始人陳去病與先父，都是這門新興學問的早期提倡者。受到陳去病的影響，先父少年時即已研讀南

明史乘，寫作《鄭成功傳》與《夏內史（完淳）傳略》各一篇。中日戰爭時，他在上海孤島正式開始南明史研究，此後在香港與桂林的艱難環境中，仍繼續工作不斷，以少年時反對滿清的情緒，移為當時反抗日本的宣傳……。日、滿同為中國領土的侵略與佔領者。在這方面，錢杏邨（阿英，魏如晦）與郭沫若亦是先父的同志，他們創作南明史劇，以南明人物為劇臺上英雄，郭沫若《南冠草》的主角即為夏完淳。這些作家為南明的歷史與文學打通了一條道路，承繼此新學問而做出成績來的，即是同時研究夏完淳和先父的白堅。經過他的一番努力，南明研究的範圍已從歷史擴大為文學，而歷史人物夏完淳的詩文著作^③，因此得以流傳後世。

現在，王學曾又從《夏完淳集》中挑選了《大哀賦》爲之作詳盡正確的注解，以提高讀者對於這篇名賦的欣賞。人們對於《大哀賦》的第一個印象是作者的年齡，那時夏完淳只有十六歲（他于十七歲殉難）。也值得提出的，《大哀賦》雖仿庾信的《哀江南賦》，但其文學造就却是青出于藍，它的「思想高度，藝術感染的強度，則非庾信所能及」^{〔三〕}。至于《大哀賦》的歷史價值，有如白堅所云：（一）它總結萬曆以來的歷史教訓，突破「爲尊者諱」的封建傳統觀念；（二）鋪陳山河殘破的慘景和異族壓迫的暴行；（三）反覆申述抗清復國的堅定志向^{〔四〕}。像這樣的一篇文學傑作，早應在三百年來膾炙人口，却不料自從一九一二年以來的八十餘年中，文學史家鮮有提及此賦，而一般

讀者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。追溯其因，〈大哀賦〉本身亦有問題，此類以詞藻與典故交映成輝的文體，今日已不易為一般讀者所能卒讀，更不要說欣賞，實為一大遺憾。欣幸的是此遺憾終于得到彌補了。繼白堅箋校之後，王學曾進一步以他退休餘年的寶貴時間，為〈大哀賦〉作出注解，幾經推敲，終為定稿，復為之印行流傳，以饗讀者。他為〈大哀賦〉所作的貢獻，是值得稱贊而不可磨滅的。

王學曾身在德國，讀到我自美國加州寄贈那冊南京白堅箋校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夏完淳集，遂為〈大哀賦〉作注釋與出專冊，即將刊行，而復索序于加州的我。這種史無前例的環球文化交流的學術盛事，不可無文以

記之。

美國加州孟樂公園，孟樂公寓

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

(一) 白堅爲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理事，我爲該會名譽會長。

(二) 《夏完淳集箋校》收賦、樂府、詩、詩餘、詞餘共二百五十條題及文九篇。

(三) 《夏完淳集箋校》「前言」，頁二四。

(四) 同上，頁二三—二四。

目 錄

序

柳無忌

一

大哀賦并序

一

跋

一三

附錄

一三

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

一三

江左少年夏完淳傳

一四

大哀賦 并序

越以乙酉之年〔一〕，壬午之月〔二〕，玉鼎再虧，金陵不復，公私傾覆，天地崩離。託命牛衣〔三〕，巢身蝸室。弔東幸之翠華，蒙塵枳道〔四〕；望北來之浴鐵〔五〕，飲馬姑蘇。申胥之七日依牆，秦庭何在〔六〕？墨允之三年采蕨，周粟難餐〔七〕。黃農虞夏〔八〕，遐哉尚友之鄉；南北東西，渺矣安身之所。在昔士衡有《辨亡》之文〔九〕，孝穆有歸

梁之札^(一〇)。客兒飲恨于帝秦^(一一)，子山傷心于哀亂^(一二)。咸悲家國，共見詞章。余始成童，便膺多難，揭竿報國，束髮從軍。朱雀戈船，蕭蕭長往；黃龍戰艦，茫茫不歸。兩鎮喪師，孤城潰版。三軍魚腹，雲橫歇浦之帆^(一三)；一水狼烟，風動秦房之火^(一四)。戎行星散，幕府飄離。長劍短衣，未識從軍之樂；青燐蔓草，先悲行路之難。故國云亡，舊鄉已破。先君絕命，哭葯房于九淵^(一五)；慈母披縗^(一六)，隔祇林于百里^(一七)。羈孤薄命，漂泊無家。萬里風塵，志存復楚；三春壁壘，計失依劉^(一八)。蜀市子規^(一九)，千山俱哭；吳江精衛^(二〇)，一水群飛。泣海島之田橫^(二一)，尚無其地；葬平陵之翟義^(二二)，

未有其人。天晦地冥，久同泉下；日暮途遠，何意人間！
魯酒楚歌，烏能爲樂；吳歎越唱，只令人悲。已矣何
言，哀哉自悼！聊爲茲賦，以舒鬱懷。嗚呼！黃旗紫
蓋，雪戟霜矛。何以南朝天子，竟投大將之戈；北部單
于，遂繫降王之組！豈高廟之馨，十七世而旁移^(三三)；
孝陵之澤^(三四)，三百年而中斬乎！此天時人事，可以疾
首痛心者矣。國屯家難，瞻草木而撫膺^(三五)；嶽圯辰
傾^(三六)，睹河山而失色。勞者言以達其情，窮人歌以志
其事。追原禍始，幾及千言。寄愁心于詩酒，阮籍窮
途^(三七)；結豪士于屠簫^(三八)，張良倉海^(三九)。後有作者，
其重悲余志也夫！

(二) 越，賦之起首多用越、粵或曰三字。 乙酉之年，公元一六四五年。

(三) 壬午之月，農曆五月。

(三) 牛衣，《漢書·王章傳》：「章，字仲卿，初爲諸生，學長安，獨與妻居。章疾病，無被，卧牛衣中。與妻決，涕泣。」及爲京兆，欲上封事。妻曰：「人當知足，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？」此指完淳流亡中生活之困苦。

(四) 枳道，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，遂至霸上，使人約降子嬰。子嬰即繫頸以組，白馬素車，奉天子璽符，降軹道旁。」軹，一作枳。

(五) 浴鐵，《資治通鑑》卷一六三「梁紀一九」：「（侯）景浴鐵數千，翼衛左右。」胡三省注：「浴鐵者，言鐵甲堅滑，若以水浴也。」即指裝甲之士兵。

〔六〕「申胥」兩句：《史記·伍子胥列傳》：「始伍員與申包胥

爲交，員之亡也，謂包胥曰：我必覆楚。包胥曰：我必存之。及吳兵入郢，伍子胥求昭王。既不得，乃掘楚平王墓，出其尸，鞭之三百，然後已。申包胥亡于山中，使人謂子胥曰：子之報讎，其以甚乎！吾聞之，人衆者勝天，天定亦能破人。今子故平王之臣，親北面而事之，今至于僇死人，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！伍子胥曰：爲我謝申包胥曰：吾日莫途遠，吾故倒行而逆施之。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，求救于秦。秦不許。包胥立于秦庭，晝夜哭，七日七夜不絕其聲。秦哀公憐之，曰：楚雖無道，有臣若是，可無存乎！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。六月，敗吳兵于稷。」另見《左傳·定公四年》。

〔七〕「墨允」兩句：墨允，即墨胎允，伯夷和墨胎智叔齊。墨胎

爲複姓。《高士傳》：「伯夷、叔齊惡武王之伐紂，不食周粟，餓死首陽山。作有《采薇歌》。其辭曰：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，我安適歸乎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」

〔八〕黃農虞夏，即黃帝、神農、虞舜、夏禹。

〔九〕「在昔」句：陸機，字士衡，華亭人。吳亡，年三十，與弟雲同入洛，謁張華，華曰：「晉侵吳，欣獲二俊。」著《辯亡論》爲吳辯護。

〔一〇〕「孝穆」句：《南史·徐陵傳》：「陵字孝穆。……及侯景入寇，陵父攜先在圍城之內，陵不奉家信，……陵累求復命，終拘留不遣，乃致書于僕射楊遵彥，不報。」《陳書·徐陵傳》錄該書全文。

〔一一〕「客兒」句：鍾嶸《詩品》：「初，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